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阿瑟·柯南道尔 著 贺天同 等译

I was shown by this woman into a sitting room, where a frugal supper was laid out. A few words Mr Jonas Oldacre led me into his bedroom, in which ther stood a heavy safe. This he opened and took out a mass of documents, which we went over together.



The I must explain first," said mcfarlane, "that I knew nothing of mr.Jonas Oldacre, his name was familiar to me, for many years ago my parents were acquainted with him, but they drifted apart, surprised. I was very much surprised, therefore, when yesterday, about three o'clock in the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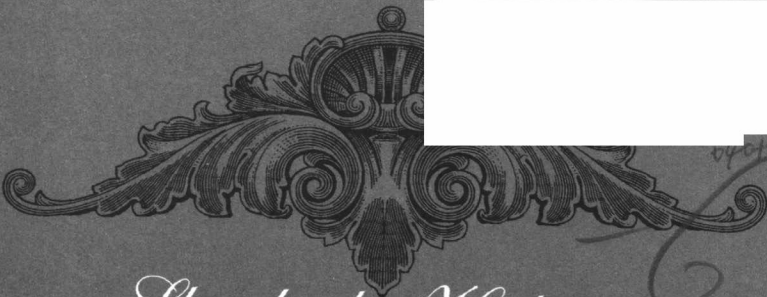


★ THE COMPLETE ★ SHERLOCK HOLMES

You can imagine, Mr. Holmes, that I was not in a humour to refuse him anything that he might ask. He was my benefactor, and all my desire was to carry out his wishes in every particular. I sent a telegram to me, bussiness on hand,

* 原始插图·全译本 *

0451028611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阿瑟·柯南道尔·著 贺天同·等译

III

★ THE COMPLETE ★
SHERLOCK HOL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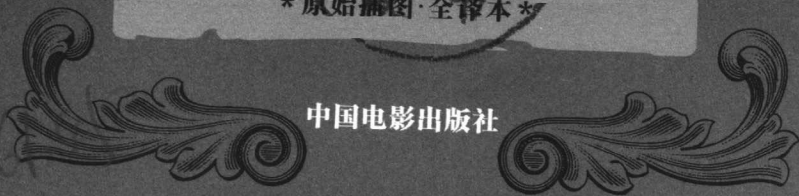
You can imagine, Mr. Holmes, that I was not in a humour to
refuse him anything that he might want. He was my benefactor,
and all my desire was to carry out his wishes in every particular.
I sent a telegram home, business on hand,

* 原始插图·全译本 *

1504
K 400

中国电影出版社

0451028611





目 录

目 录

福尔摩斯复出 (1903 - 1904)

空屋奇案	(3)
诺伍德建筑商奇案	(22)
舞人图奇案	(45)
孤身骑车人奇案	(69)
修道院公学奇案	(88)
黑彼得奇案	(119)
米尔沃顿奇案	(140)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奇案	(156)
三个大学生奇案	(175)
金边夹鼻眼镜奇案	(193)
橄榄球中后卫失踪奇案	(215)
格兰奇庄园奇案	(237)
第二块血迹奇案	(260)

福尔摩斯回忆录 (1908 - 1913)

约翰·司科特·埃科尔斯先生的奇遇	(288)
圣佩德罗之虎	(301)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奇案	(318)
魔鬼的脚跟奇案	(346)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Ⅲ

红圈会奇案	(369)
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失踪案	(389)
濒危的侦探奇案	(409)



福尔摩斯复出

(1903-1904)

The crime was of interest in itself, but that interest was as nothing to me compared to the inconceivable sequel, which afforded me the greatest shock and surprise of any event in my adventurous life.

柯南道尔◎著 全亚辉 王帆◎译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 尔 摩 斯 复 出

空屋奇案

1894年的春天，尊敬的罗纳德·阿代尔在最不寻常、最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谋杀了，这引起了整个伦敦的注意，并震惊了上层社会。公众已经了解了警方调查中所公布的具体案情；但是很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诉讼理由极为充足，没有必要再公开全部证据。直到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我才得到允许来补充整个不平凡的案件中所遗失的那些环节。案件本身耐人寻味，可是与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相比，这种趣味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在我充满冒险的生涯中，这个结局是最让我感到震惊和诧异的。即使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一想起来，我仍然非常激动，又一次感受到了当时完全淹没我心灵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欢欣、惊讶和难以置信的感觉。让我向那些对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感兴趣的公众说，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若不是他亲口下令明确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它当做我的首要任务，而这项禁令上个月3号才刚刚被取消。

可想而知，我是在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中对刑事犯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各种疑案，我都非常仔细地读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我甚至还不只一次运用他的方法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都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一个案件能像罗纳德·阿代尔惨案这么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时，正是根据这些证据判断尚未查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我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肯定，这桩奇怪的案件中有几点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其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足以弥补警方的不足，甚至更有可能预计警方的行动。我一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一直考虑着这件案子，却找不到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解释。我冒着讲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的风险，再把审讯结束时公之于众的案情讲述一遍。

尊敬的罗纳德·阿代尔是梅努思伯爵的次子，伯爵当时任一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总督。阿代尔的母亲已经从澳大利亚回国做白内障手术，她和儿子阿代尔及女儿一起住在帕克路427号。年轻人初入上流社会，就目前所



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特别的恶习。他和卡斯泰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不过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了婚约，之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眷恋。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生活的圈子狭小、保守，因为他性情温和，性格冷漠。可是就在1894年3月30日夜晚10点到11点20分之间，死亡却以最奇特、最出人意料的方式降临到了这个性情随和的贵族青年身上。

罗纳德·阿代尔喜欢玩纸牌，而且经常玩，不过赌注从未大到有损自己的地步。他是鲍德温、卡文迪什以及巴加特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晚饭后他曾在后一个俱乐部玩过一盘惠斯特^①。下午他也在那儿玩牌。和他一起玩牌的人——默里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玩的是惠斯特，牌的好坏很平均。阿代尔可能输了五英镑，不会再多了。他的财产丰厚，这种损失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差不多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不过他玩的很谨慎，通常都会赢。证词中还说，几个星期以前，他和莫兰上校搭档，一口气赢了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拉尔勋爵四百二十镑。审讯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案发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家是10点整。他的母亲和妹妹去亲戚家了。女佣证实，听到他进了三层的起居室，那里一向是他的客厅。女佣已经在屋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子打开了。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思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屋里没有动静。夫人想进儿子屋里说声晚安。门从里面锁上了，两人叫喊、敲门都没有回应。于是找人来把门撞开。只见可怜的年轻人躺在桌子旁边。他的脑袋被左轮手枪的爆裂弹打碎了，模样恐怖，可是屋里却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桌子上放着两张十英镑钞票，还有十七镑十先令的金币银币，这些钱分成了数目不等的几小堆。另外有一张纸，上面记着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名字后面是一些数字，据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自己打牌的输赢。

对现场的详细调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没有理由能说明年轻人为什么要从里面把门锁上。有可能是凶手干的，然后从窗户逃跑了。可是，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二十一英尺，窗下的花坛里盛开着藏红花。花丛和地面都没有人踩过的痕迹，房子和道路中间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

① 惠斯特：一种类似桥牌的纸牌游戏。——译注



人的足迹。因此，显然是年轻人自己把房门插上的。可他又是怎样遇害的呢？没有人能爬上窗户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假设有人从外面朝窗户开了一枪，能用左轮手枪造成这种致命伤的，一定是个射击高手。其次，帕克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道，离房子不到一百码就是马车站。没有人听到过枪声。可是这个人却死了，还有一发像铅头子弹一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枪子弹，而且还造成了肯定是立即致死的创伤。这就是帕克路疑案的情况，由于完全缺乏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年轻的阿代尔没有任何仇人，而且屋子里的钱和贵重物品也没有人动过。

我脑子里一整天都在反复思考这些情况，努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找到一条最通畅的途径，我已故的朋友称这为一切调查的起点。我承认进展不大。晚上，我漫步穿过帕克街，6点钟时来到了帕克路尽头连接牛津路的地方。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都抬头看着一扇窗户，他们指给我看我要找的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正在讲述他自己的某种理论，其他人挤在旁边听着，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我尽可能靠近他，可是他的话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儿厌恶地又退了出来。我往外退时，撞上了身后一个有残疾的老年人，还碰掉了他拿着的几本书。我记得当我为他捡起那些书时，看见了其中一本书，叫《树木崇拜的起源》，我想老人肯定是个穷藏书家，收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极力为此道歉，可是这些不幸被我碰掉的书在其主人眼里却是无价之宝。老人轻蔑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看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络腮胡子消失在人群中。

我对帕克路427号的观察并没有澄清我所关心的问题。这栋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带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可是那扇窗户却进不去，因为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能帮助身体灵巧的人爬上去。我更感到迷惑不解，只好走回肯辛顿。刚进书房不到5分钟，女佣进来说有人想见我。让我吃惊的是，来人正是那个古怪的老藏书家，他灰白的须发中露出那张枯槁的脸，右胳膊下夹着他那些宝贵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看见我很吃惊吧，先生，”他声音奇怪而沙哑地说。

我承认我很吃惊。



“嗯，我觉得过意不去，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后面跟着你，碰巧看见你进了这栋房子，我就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先生，告诉他，如果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儿粗暴，可没有恶意，我很感谢他把书给我捡起来。”

“这点儿小事你看得太重了，”我说。“能不能问一问，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嗯，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是你的邻居，我的小店就在彻奇街拐角，我很高兴见到你。你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卡图卢斯》，还有《圣战》——每本书都很便宜。再有五本书，你就可以把第二层的空隙填满了。这样不太整齐，不是吗，先生？”

我转过头看看后面的书柜。等我回过头来，夏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书桌前对我微笑着。我站起身，惊讶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我好像晕了过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去知觉。的确有一团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等雾气消散后，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被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低头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那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没想到你会经受不了。”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福尔摩斯！”我喊着。“真是你吗？你真的还活着？你竟然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了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真觉得有精神来谈这些事了？我多此一举的戏



我撞掉了他拿着的几本书



剧性出现给了你这么大的刺激。”

“我很好，不过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天哪，想到你——竟然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抓起他的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伙计，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个可怕的峡谷里逃生的。”



夏洛克·福尔摩斯站在书桌前对我微笑着

他坐在我对面，若无其事地照老样子点燃了一只烟。他裹在卖书商人的破旧长大衣里，只有一堆白发和桌子上那些旧书。福尔摩斯比以往更清瘦、更敏锐，可是他那张鹰隼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我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生活不太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个小时把身材矮去一英寸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能请求与你合作的话，我们面前还有一晚上艰苦而又

危险的工作呢。也许最好等工作干完以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太好奇了。我想现在就听到。”

“你今晚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什么地方。”

“真像过去一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口晚饭。那好吧，就说说那个



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掉下去。”

“你根本没有掉下去？”

“对，华生，我根本没有掉下去。我给你的便条完全是真的。当我发现现在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那可怕的身影站在通往安全地带的狭窄小道上时，我毫不怀疑我的末日已经到了。我从他灰色的眼睛里觉察到了他的意图。因此，我和他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放在一起，然后沿着那条小道走着，莫里亚蒂仍然跟在后面。我来到路的尽头，便无处可去了。他没有掏出武器，却扑过来抱着我。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急着想向我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不过我懂点儿日本式摔跤，过去曾经不止一次派上过用场。我从他的胳膊下钻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可是他费尽了全力，还是无法保持平衡，掉下了深渊。我探头往下看，看见他坠下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上一块岩石，又被弹出去，‘砰’地掉进了水里。”

我惊奇地听着福尔摩斯一边抽烟一边做的解释。

“可是那些脚印呢！”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走在小道上的脚印，却没有一个走回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再幸运不过的机会。我知道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人不止莫里亚蒂一个。至少还有三个人，由于头领的死，他们想报复我的欲望只会更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物。肯定有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些人就会随便露面，这样我迟早能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可以宣布我还活着。我的大脑活动非常迅速，我想在莫里亚蒂教授还没有坠到莱辛巴赫瀑布潭底时，我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身后的悬崖。几个月后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你那篇生动的描述，你把它称为峭壁。其实并不是这样。还是有几个窄小的落脚点，还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悬崖非常高，想爬上去显然不可能，要沿着那条湿漉漉的小道走而不留下脚印同样不可能。的确，我可以像以前一样把鞋子倒着穿，不过沿着同一方向出现三行脚印，无疑是骗人的。所以总的来



看，我最好冒险爬上悬崖。这可不是件好差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轰隆作响。我不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不过我敢说，我好像听到了莫里亚蒂教授从深渊中冲着我喊叫。只要走错一步就全完了。有几次我手没抓住草丛或者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滑出来，我以为我完了。可我还是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随后赶来的人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率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就躺在那儿。

“最后，当你们都做出了无可避免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时，就离开那里往旅馆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冒险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发生了一件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我明白还会有很多让我吃惊的事。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上面落下，轰隆隆掠过我身边，砸在那条小道上，又骨碌碌滚进了深渊。当时我还以为是一场意外；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来，又有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意思很明显。莫里亚蒂并非独自一人。教授对我下手时，还有一个手下在一旁观望。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个手下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在一旁观望。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朋友被淹死，而我又逃脱了。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悬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完成的意愿。

“我思考这些并没有花多长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面孔从悬崖顶上往下张望，就知道又有一块石头要落下来了。我爬到下面的小道上。爬下去的时候我可不是满不在乎。这可比往上爬困难上一百倍。可是我没时间考虑这种危险了，就在我两手攀住岩架边缘时，又一块石头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爬到一半时我脚下一滑，多亏上帝保佑，正好掉在小道上，摔得鲜血淋漓。我站起来，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佛罗伦萨，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出了什么事。

“我只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实在该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可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人以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真死了，就不可能写出那么令人信服的关于我的不幸结局的故事来。这三年里，我好几次提笔想写信给你，可是又害怕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够谨慎而暴露我的秘密。因为这个原因，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时，我只



能避开你，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很危险，你流露出的任何惊讶和情感都可能使人注意到我的身份，从而造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后果。至于迈克罗夫特，我只能相信他，这样才能得到我需要的钱。在伦敦，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对莫里亚蒂团伙的审理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却逍遥法外，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我到西藏旅行了两年，常常去拉萨跟大喇嘛一起呆几天。你也许看过一个名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非常出色的探险记，不过我敢说，你肯定从来没想到你正在接收朋友发来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①做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把拜访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焦煤油的衍生物，这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得知我的仇人只有一个留在伦敦，我就准备回来，这时奇特的帕克路疑案的消息加速了我的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本身吸引了我，也因为似乎给我个人提供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即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里，把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记录照原样保留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就坐在那个老房子的旧椅子上，真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4月的那天晚上我所听到的离奇故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瘦高身材和热切的脸庞，这件事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丧友后的沉痛，用动作代替语言表达了他的同情。“工作是解除悲伤的良药，亲爱的华生，”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们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能顺利解决，就不枉活在世上。”我徒劳地请求他讲得再详细些。“天亮前足够你听、足够你看的，”他回答说。“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谈到9点半，接着就要开始这次特别的空屋历险了。”

真像过去一样，一到9点半，我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口袋里装着左轮手枪，心里充满了历险的激动。福尔摩斯冷静、镇定，一言不发。街上的路灯光照在他严峻的脸上，我看见他低眉沉思着，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知道我们要在犯罪充斥的黑暗的伦敦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

①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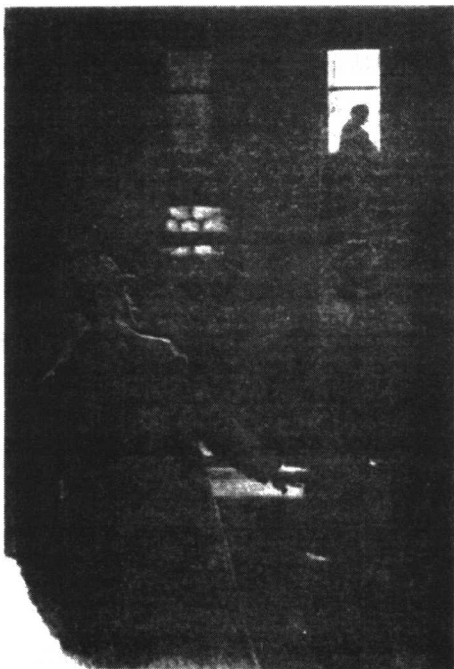


兽，但是从这位狩猎能手的神态上来看，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似的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预示着我们要搜寻的对象是凶多吉少。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的，可是在卡文迪什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让马车停了下来。我发现他下车时往左右扫视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非常细心地看是否有人在跟踪他。我们走的路线无疑非常独特。福尔摩斯极为熟悉伦敦的偏僻小道，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小路上，路两旁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来到曼彻斯特街，然后来到布兰福德街。他迅速从这里拐进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一扇木门来到一个荒凉的院子，用钥匙打开一栋房子的后门。等我们进去后，福尔摩斯关上了门。

里面一团漆黑，但很明显是一栋空房子。光秃秃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一条条地往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细长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领着我走过长长的过道，直到我模模糊糊看见门上方昏暗的扇形窗。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往右转，我们便来到了一个空荡荡的正方形的大房间，角落里很暗，不过正中间被外面的街灯照亮着。旁边没有灯，窗户上积了厚厚的灰尘，我们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我的同伴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嘴凑近我的耳朵。

“知道咱们在哪儿吗？”他



我看着对面那扇熟悉的窗户



小声问。

“当然是在贝克街了，”我回答说，眼睛透过昏暗的窗户往外看。

“不错。我们在卡姆登宅，就在咱们自己的老房子对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因为从这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面的高楼。麻烦你，亲爱的华生，靠窗户近点儿，千万别暴露自己，然后抬头看我们的老房间——我们许多小小的冒险经历不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吗？看一看我离开这三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让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走过去，看着对面那扇熟悉的窗户。我的视线一落在窗户上，就吃惊地叫了一声。百叶窗已经放下了，屋里灯光明亮。明亮的窗帘上映出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笔挺的身影。头部的姿势、宽阔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庞，决不会错。那张脸转过去一半，效果就像我们的祖父母喜欢装裱起来的一幅剪影。完全是福尔摩斯本人。我吃惊得伸出手去，想弄清楚他是否还站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浑身发抖。

“怎么样？”他问。

“天哪！”我大声说。“太棒了。”

“我相信岁月的流逝没能使我无尽的变化枯竭，经常使用也未能使其变得陈腐，”他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造感受到的高兴和得意。“真是挺像我的，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那就是你。”

“这个功劳得归功于格雷诺布尔的奥斯卡·穆尼埃先生，他花了几天时间做模型。那是一座蜡像。其他的是我今天下午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亲爱的华生，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希望有人认为我就在那儿，而事实上我在别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那些房间？”

“我知道他们在监视。”

“谁？”

“我的宿敌，华生。一伙可怕的人。他们的头领此刻正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你可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知道。他们相信我迟



早会回来的。他们一直在监视着，而且今天早晨他们看见我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往窗户外面看时，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那是一个不足为害的人，名叫帕克，以杀人抢劫为生，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可是我在乎他背后那个可怕得多的人，他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也是从悬崖上往下扔石头的人，是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今天晚上追我的就是这个人，华生，而这个人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正在追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显露出来。在这个有利的隐蔽所里，监视者正在被监视，跟踪者正在被跟踪。那边窗户上瘦削的影子是诱饵，我们则是猎人。我们一起沉默地站在黑暗中，注视着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往的行人。福尔摩斯一句话不说，一动不动；可是我看得出他在高度警觉着，眼睛专注地盯着来往的人流。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风在长长的街道上呼啸。街上行人来来往往，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有一两次我似乎看见了刚刚见过的



街上的灯光清清楚楚地照在他脸上

的同一个人，我还特别注意到有两个人像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我想让我的同伴注意这两个人，可是他不耐烦地嘟哝了两声，又继续盯着街上。有几次他不安地挪动着脚步，手指不停地在墙上敲着。显然，他也有些担心了，计划并没像他预想的那样实现。最后，接近午夜时分，街上行人渐渐稀少，他不耐烦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我正准备对他说点儿什么，抬头看了看亮灯的窗户，我又像以前一样大吃了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往上指了指。

“影子动了！”我喊着。

的确，现在不是侧影而是后背